



有了他，从此，世界静谧！
I LOVE YOU！

爱不爱你都 雪灵之◎著意外

有没有那样一个人，会让你觉得，
有了他，从此，世界静谧！

《《《 AIRUAI

《《《 NI

《《《 DOUYIMAI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爱不爱你都

意外

雪灵之 著

AIBU, AINDOUYUWAI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© 雪灵之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不爱你都意外 / 雪灵之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0.12

ISBN 978-7-5313-3844-4

I. ①爱… II. ①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3601 号

爱不爱你都意外

责任编辑 王 平 王晓娣

责任校对 金丹艳

装帧设计 冯晓驰

图片摄影 MOK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 数 280 千字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沈阳市博益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844-4

定价: 22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29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62237222

目录 contents

{Chapter1 [注定相遇] 001}

他一直觉得“一见钟情”“再见倾心”这样的字眼是非常可笑的，遇到她以后，他相信了。

{Chapter2 [梦醒之后] 029}

薛勤对她来说，是青葱岁月中抹不去的俊逸背影，是难圆的初恋之梦，只是……终究要醒来。

{Chapter3 [何必认真] 051}

爱情、亲情，让她的生活变得太复杂，或许她应该放松些，不必对阮廷坚太认真，免得最后受伤的是自己。

{Chapter4 [胡思乱想] 091}

无意发现原来他以前竟是男版贝蒂?! 他的初恋情人很像伏瑶!

{Chapter5 [水火不容] 111}

梅施再次确认，和阮廷坚的日子真是没法过了。

{Chapter6 [忍无可忍] 127}

阮廷坚所有的一切，她都觉得压抑到喘不上来气。

{Chapter7 [无谓悲悼] 155}

自从遇见他开始，一切就只按着他决定的方向走下去。

{Chapter8 [意外发现] 179}

阮廷坚，我今天才发现，你也是地球本地人。

{Chapter9 [凌乱思绪] 203}

孩子，挑了个最合适的时间来临，不舍也是一种贪心，她该醒悟。

{Chapter10 [我的决定] 223}

也许很荒谬，因为无法负担愧疚，我只能和他分手。

{Chapter11 [做个朋友] 245}

靠太近会痛苦，离太远又会想念，做个朋友……刚刚好。

{Chapter12 [十分意外] 275}

施施，你总让我意外，我很爱这些意外。

{后记 299}



>>>Chapter1〔注定相遇〕

他一直觉得“一见钟情”“再见倾心”这样的字眼是非常可笑的，遇到她以后，他相信了。

机场永远熙来攘往，巨大的玻璃幕墙后天空微阴，心情也跟着晦暗。梅施无聊地站在出口处，时髦的高跟鞋的样子无可挑剔，衬得小腿笔直修长，唯一的问题是走不得站不得。她很想去后面的联排椅子上坐，可今天这身短裙非常不适合坐下，除非她想引猥琐男来假意在她前面蹲下系鞋带，顺便拍拍走光图。梅施望天叹气，做潮人也真不容易，要豁得出去，这裙子短得堪堪遮住内裤，就这还是名牌，大师设计。

她真是错了，穿这身来接梅逸！这位少爷习惯迟到，真没想到最近大牌到航空公司都配合他的风格，居然晚点。

俏丽的五官，精致的妆容，时尚的打扮，让梅施在人群里十分打眼，她总听见类似拍照的咔咔声，虽然这种想法很自恋，但她生怕真的是有人在偷拍她，被捕捉到什么可怕的表情，沦为笑柄。

一对打扮普通的老夫妇，拖着山寨花格子箱左顾右盼地走着。老伯伯还用方言不停地说着：“在哪儿上飞机啊？怎么全是出口？”

梅施热情地回头，准备为两个老人解惑，她突然的转身明显吓到已经走到她身后的两个老人，老伯伯甚至夸张地退了半步，惊诧

地看着梅施，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。梅施觉得脸上的肌肉无法控制地抽了抽，但木已成舟，她只能笑一笑，尽量和气地对老两口说：“登机要上二楼的。”

老婆婆点头道谢，拉着老伴儿往滚梯走。梅施转回身，余光瞥见老伯伯还在回头看她。老伯伯的方言又出来了：“倒是个好姑娘，怎么只穿了个上衣？”

梅施觉得眉心一跳，估计自己的青筋都暴出来了。

老婆婆比较通达，拖着老伴儿不以为然地教训他：“你就是没见过世面！你看看，这不全都是没穿裤子的姑娘吗？”

梅施回头，看见老婆婆手指扫过几个也穿着短裙的女孩，她松了口气，自己果然还是个正常人。被这对老夫妇打击了，梅施总觉得自己的裙子格外短，周围向她瞥过来的眼神好像都落在她的腿上。她动作从容地从包里拿出墨镜，大墨镜差不多挡住半张脸，这回踏实多了。果然，没穿衣服被人看到应该先挡脸，看不出谁是谁，顿时就悠然自在了。

喧哗声升腾，一波乘客表情各异地从机场里面走出来，梅施听清是梅逸乘坐的班次，仔细地看出去的人。镜片上方居然有个大大的指印，阴天戴墨镜再加上这个指印真是雪上加霜，梅施摘下眼镜从包里拿出眼镜布边擦边张望。

“你……”一个男人不太敢确认似的在梅施身边停下，皱眉细看她的脸。

梅施侧头瞥了他一眼，确认不是梅逸，立刻不太感兴趣地抢答：“你认错人了。”又开始专心擦眼镜。

“你是梅施！”男人听了她的话立刻确认。

梅施这才抬头仔细看了看男人的长相，还算英俊吧，见过好友戴辰辰的老公，她对男人的审美也被拔高了几个档次，这男人在她看来也就是路人甲。

“你不认识我了？”男人极为惊讶地反问，有点儿不痛快，“我是黄越开！”

梅施直直地看他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用手点着他：“哦，哦，你是……”她本来还想在黄越开惊喜的表情中诚实地说“我还是想不起来”，却被梅逸一声“老姐”打断了。

黄越开还保持着被美女铭记在心的喜悦，一边开手机一边对梅施说：“互相留个号码吧，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，以后多联系。”

梅施戴上眼镜，梅逸已经拖着箱子一步三晃地迈着Hip-Pop风格的步子向她走过来。梅施见到梅少爷就头皮一麻，顺口报出一串数字，想赶紧打发走这个路人甲，省得被看见美女瞬间变保姆的场景。

黄越开心满意足地扬扬手机，有几分道不尽的欠扁劲儿说：“我先走了，我家司机在等我。”

梅施顿时在心里嗤了一声，装什么少爷啊，还我家司机，有她家梅逸谱大吗？用的司机都是她这档次的……真是悲哀的骄傲啊。

“姐，你的桃花运越来越好了。”梅逸嚼着口香糖，站在她面前笑眯眯地说。

“快走吧，饿了没？”对于这个比她小了五岁的弟弟，梅施一向富有老母鸡情怀，小时候爸爸妈妈都忙，这个弟弟简直像是被她带大的。至少梅逸小学的功课就是她辅导的，这点至今仍被梅逸控诉为学习不好的根源——从小学就被耽误了。

梅逸手插兜：“还行吧，老姐，我最想喝的就是这个机场咖啡厅的奶茶了，算是一绝，一直想着呢。”

梅施点头：“我去给你买，两杯够不够啊？”说着还一手拉梅逸，一手扯着他的箱子，把他安置到椅子上坐下，“在这儿等我。”

梅逸呵呵笑起来：“放心吧，我已经过了走失的年纪了。”

梅施也深为自己这副保姆大妈的嘴脸不齿，快步往二楼的咖啡

厅走去。

咖啡厅的灯光在阴暗的天色里显得格外温暖，橙黄的浅晕让身处其中的人眉目柔和。

阮廷坚坐在角落的幽暗里，明明在微笑，却让对面的刘义远丝毫觉不出和善。咳了一下，刘义远讪讪地喝了口咖啡：“阮总，那事儿……已经讨论决定完了，还劳你这么远追到机场来，实在是……兄弟我力所不及啊。”

阮廷坚的眉头飞快地一皱：“刘主任，明明是我们鼎亿的企划更优秀，标书……”

刘义远哈地干笑一声，打断了他的话：“阮总，我知道你是才从美国回来的，嗯……”他挠了下头，苦笑了笑，“在这儿做生意，光靠国外那套是行不通的。这个……你慢慢就懂了。”

阮廷坚唇角残留的笑意也慢慢敛去，刘义远有些局促，站起身主动握手：“那……我就先去安检了。阮总，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合作。”

阮廷坚收回手缓慢地站了起来，刘义远连连点头，急切地说：“留步，留步。”再不敢看阮廷坚一眼，匆匆而去。

梅施手撑着咖啡厅的吧台等店员制作奶茶，没趣地看周围的人，突然一个胖子急急忙忙地站起身逃命一样走了，与他同桌的男人起身站在原地，梅施无心地把目光落在他身上，心里忍不住激动了一小把，真是个帅哥啊。刚才坐在暗处又被胖子挡住，竟然没看见。身材没得说，五官更是精致，面无表情的样子完全符合时下姑娘们的审美，面瘫得冷漠深沉。梅施偷笑了两下，幻想起自己拿着鞭子奴役这位帅哥的动人场面。

“女士，你的奶茶。”店员神情古怪地把装了三杯奶茶的袋子礼貌地递给梅施，心有余悸地偷瞥着她脸上的诡异笑容。梅施没再关注周围，低头摆弄着不平衡的袋子，最后干脆拿了一杯在手上，拎

着袋子快步往外走。今天客人多，耗费了不少时间，梅逸肯定早等急了。

先是手一烫，梅施尖叫一声，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没有松手，举着只剩半杯的奶茶站在一身脏污的帅哥面前，看上去像成心泼负心汉的样子。

帅哥估计没被烫着，表情还很淡定，俯视着因为没反应过来还举着杯子看他的梅施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梅施瞬间复活，把杯子就手放在旁边的隔栏上。她再次庆幸自己戴了这副墨镜，刚才是她看别人，现在周围的人都抬头看她，她又有了捂住脸就谁也认不出的快感。手忙脚乱地从包里掏面巾纸，对面的帅哥一直像小白杨一样挺拔地站着，完全没有接过纸巾自己擦的意思。梅施简直是神经末梢反射，扑上去用力擦拭他西装上的污渍，擦了几下才觉得自己的举动显得非常狗腿。

嘴角抽了抽，借换纸之机不着痕迹地收回手，拿了张新的殷勤地塞到帅哥手里。“对不起啦，我刚才没看见。”她很明白，像这样的男人千万不要和他提出干洗费，不然他会以为自己被侮辱了，只有非常夸张的道歉——像闯下塌天大祸般惶恐，简直要哭了，才能让他们顺过气，保持风度地滚蛋。

帅哥的手一松，梅施塞给他的面巾纸如和平鸽一样降落到地面。

“你的眼睛是管什么用的？用来喘气吗？”帅哥语调平淡地说，不是疑问也不是反问。

梅施盯着地上的纸巾，耳朵通过骨传导听见咬牙切齿的咯咯声。“我道过歉了。”她一字一顿地说。

阮廷坚其实并不介意她的无心之失，刚才和刘义远的谈话让他心情败坏，眼前这个时髦的女人戴着墨镜一副故作神秘的样子顿时

挑动了他的火气：“道歉有用的话……”

梅施顿时爆炸了，这个浑蛋不是想说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吧？

刚才所有的情绪都变成厌恶，这年头还有人学道明寺呢！脑袋一热，她操起旁边还剩半杯的奶茶，就在这瞬间她还顾虑到了对称之美，哗啦泼向山寨道明寺的另外半边肩膀。“既然道歉没用，我就泼满一杯。”她本来还想说：感情深一口闷，结果听见帅哥骨节通过空气传导来的咯咯声，立刻从怒气中清醒过来，敌我力量悬殊，这个流氓耍不得。利落地一猫腰，夺命狂奔，连回头都没敢，为了以防万一连滚梯都没敢用，踩着高跟鞋一路跑下楼梯。

梅逸看见她这样玩命地赶回来，抱歉地站起身，安抚她说：“姐，其实我不那么急的。”

“快走！”梅施一把拖起梅逸的箱子，飞速跑出门口，今天唯一人品爆发的是抢到了地面的好车位，几步就窜进车里，摘了眼镜才感到安全。梅施喘了半天粗气，梅逸才一脸惊疑地坐上车来。

“走喽，妈还在家等咱俩呢。”梅施一改刚才的仓皇，显得十分欢快。

梅逸还是不停盯着她看：“姐，你是不是碰见孩子他爸了？”

“啊？”梅施疑惑地看了弟弟一眼，有点儿跟不上思路。

“我还以为你偷生了谁的孩子被发现了才这样没命奔逃。”梅逸皱眉。

“别胡说了！”梅施勃然大怒，“我这身材像生过孩子的吗？！”

梅逸上下看了看，撇嘴摇头，表示很难发表意见。

梅施恨恨地发动车子，梅逸这次从澳洲回来变得越来越难交流了，他脑袋里都装了什么啊？

梅施把车停在自家院子里，笑容生硬地把弟弟的箱子拖下来。

梅逸刚才还有说有笑，进了院子却变得十分沉默。保姆毕阿姨热情地出来帮梅逸拿行李，梅施拉着她先进了屋，有点着急地问：“我妈呢？”

毕阿姨回头看了看还站在院子里的梅逸，小声说：“太太接了个电话，就急着出门去了。”毕阿姨顿了顿，她是梅施的主要线人，知无不言地继续说，“电话是打到家里的，我接起来听着是个年轻的女人，太太出去的时候脸色很不好……”

梅施皱眉，点了下头示意毕阿姨不用再说下去了，父亲梅国华的风流，她和梅逸从小到大早已司空见惯。只是刚才她还和梅逸滔滔不绝地说妈妈有多想他，知道他回来高兴得睡不着，在家翘首盼他。现在……梅逸又要失望了吧？他肯定也发现了妈妈的车子不在，梅逸从小就比她敏感。

梅施心里有些酸疼，爸爸妈妈总有比他们姐弟更重要的事，这种被忽视的滋味……实在不好受。因为她深深知道，所以才更心疼梅逸。“小逸，先休息下吗？”她走到门口招呼弟弟，梅逸脸上为掩饰失望而摆出来的淡讽微笑让梅施更加烦恼。“我先去下厕所。”她笑嘻嘻地说，快步避开梅逸的视线给妈妈拨电话。

赵舒元接到女儿的电话有些内疚，这么多年来专注事业冷落了他们，作为母亲已经很难受，现在又因为丈夫的浑蛋劣行焦头烂额，让久未回国的儿子失望，更加觉得过意不去又委屈。“施施，你和小逸到天盛来吧，妈妈请你们吃大餐当赔罪。”

梅施握着电话沉默了一下，本来还想提要不要叫爸爸一起，终于因为母亲疲惫的声音而没有说出来。“那……好。妈，这回你可别再走了。”她也想不到自己会冒出这么句孩子气的话，大概实在不想让小逸再伤心了。

赵舒元窒了一下，苦涩地笑了：“嗯，来吧。妈妈等你们。”

梅施故意举着电话兴高采烈地跑到梅逸面前：“妈妈来电话

啦，她在饭店等我们，叫咱们快去呢。”

梅逸懒散地用脚尖点着地，一副不在乎的表情。

“走吧。”梅施笑嘻嘻地拖他出门。

赵舒元定的包房豪奢阔大，母子三人分别坐在圆桌的一边，满桌昂贵的菜肴，盘子里放置了高高的食雕，缓慢转动的圆桌让造型各异的食材雕塑和装饰鲜花挡住了视线，连梅施都找不出话的时候，显得彼此的距离格外遥远。赵舒元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有些抱歉地拍了拍身边的椅子，笑着招呼：“小逸，过来，挨着妈坐。”

梅逸淡漠地笑了下，没动：“我还是坐这儿吃着舒坦。”

赵舒元抿起嘴角，有些伤感。梅施赶紧说：“妈，你一定是怕小逸在国外吃不到这些，才点这么一大桌的吧？其实不必啦，小逸最想吃的肯定是各种地道的小炒、小吃，陪他去吃——这活儿我可最乐意了。”

赵舒元松了口气，笑容还是有些僵硬，嗯了一声，点点头。

梅逸冷笑着夹菜，语调很随便：“这里和公司长期定的酒店很近，平常招待重要客户一定总在这家饭店吧？我可真是好命啊，这一桌看来是最高档次的。”他说到“好命”的时候，故意加了个古怪的口气，说不出的讥讽。

梅施和赵舒元都尴尬地沉默了。梅施一来看见这么一大桌菜就能想象得出，妈妈肯定没有挨个点梅逸喜欢的菜色，只随意吩咐早已相熟的经理准备一桌高级的套餐。梅逸说得全都对，这里是国元集团定点招待客户的饭店，一季度一结账的，妈妈这顿大餐弄巧成拙。

梅施喝了口果汁，准备再搜出几句话来说说，冲散一下诡异的气氛。包房门被推开的瞬间，梅施十分惊喜，以为是爸爸找来了，飞快地回头微笑。儿子今天回家，又在天盛吃饭，梅国华想找来那

是易如反掌。可门口却是个打扮入时的女人，三十上下，容貌虽然艳丽，比起梅国华其他的情妇，始终有点儿“熟透了”的悲剧。梅施使劲抿住嘴，刚才那声“爸爸”差点就脱口而出了。

赵舒元见了是她，眉头冷漠地皱起，甚至明显地“啧”了一声。

梅施也认识，这个女人算是爸爸相处比较“久远”的一个“小妈”，刚认识的时候还叫方小花，现在叫方曼。从爸爸妈妈发家了以后，无数女人踊跃争当她和梅逸的“小妈”，梅逸小时候还因为贪图一包国外来的新鲜糖果，被骗喊过一个女人小妈，引为毕生耻辱。梅施每次想起这事，脑袋里总会出现一幅四格漫画，一个笑容诡异的怪阿姨边摸着美貌正太梅逸的头，哦呵呵地笑着说：叫声“小妈”，有糖吃。美貌正太懵懂地叫了，最后一格只剩阴暗的鬼气，和一排别有深意的省略号。

方曼无视赵舒元的嫌恶，很热络地叫了声：“大姐。”

这个称谓让梅施和梅逸都浑身轻微一抖，不是因为听不惯，是因为每次有无知女人这么称呼妈妈的时候，她肯定要倒霉了。

“谁是你大姐？”果然，赵舒元的声音尖锐起来，批评下属批评多了，赵舒元的声音非常有威慑力。

方曼笑了笑，坐下，好像没听见。梅施和梅逸看着她，流露出隐晦的佩服之意，这招儿置若罔闻真是非常霸道啊，因为她的无抵抗，赵舒元也没再继续下去。梅施暗暗慨叹，老妈大概是近年没能遇见这么无耻的，所以一时也不知从哪下手了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……看着已经凑到梅逸身边、热情洋溢地拍着梅逸胳膊的方小花，她的好日子确过到头了。

“你真是小逸啊？”方曼充满惊喜地说，“变了好多，都是大小伙子了。还记不记得我啊？”

“不记得。”梅逸面无表情地吃饭。

梅施觉得很欣慰，美貌正太果然长大了，不再被怪阿姨诱惑。因为梅国华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，几乎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所以梅逸从小到大遭到怪阿姨的攻击远超于她，看着他的淡定，梅施有种得道圆满之感。

“没事就出去吧。”赵舒元冷声说，当着刚回来的儿子，她并不想对方曼太过粗暴。

方曼笑笑，得意地说出此行的目的：“我真是想细看看小逸啊，他长得真好看，将来我儿子要是能像他小逸哥哥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赵舒元反而没再说话，沉着眼看自己面前的碟子。

梅施忍不住摇了摇头，完蛋了，她似乎看见妈妈的战斗指数冲破了上限。对父亲荒唐行径的容忍，妈妈向来只有一个底线，不准有私生子。方曼肯定为了得到梅国华的首肯下了大力气，所以耐不住兴奋前来炫耀。这个女人永远只能是方小花，因为她搞不清梅国华和赵舒元谁是胳膊谁是大腿。

“我吃好了。先走一步。”梅逸有点儿厌烦地站起身。

“回家啊？我送你。”梅施也觉得方小花很无趣了，没围观的价值。

“不用，我去见几个老朋友。”梅逸头也不回地走了，连声再见也不说。

梅施自己回了家，真是有点儿累了，洗了澡就早早钻入被窝。大概睡得太早了，两点多就醒来，起身下楼去拿点儿水果，准备边吃边上网。路过二楼楼梯口的时候，听见父母的房间里传出东西摔破的稀里哗啦声。梅施咬了口苹果，十分淡然，妈妈和爸爸吵架的时候有个非常坏的习惯，就是摔东西，所以梅家很少摆很值钱的古董在外面。

“……别怪我不讲二十几年的情分！”赵舒元冷笑着说，声音尖

厉，穿透性很好。梅施嚼苹果，方小花还是有点儿能耐的，让妈妈撂下这样的狠话。

“阿元，不就是一个孩子嘛，她生她的，我的钱、公司，都会传给小逸的。”梅国华不以为然。

“梅国华，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！我忍你这么多年，无非是因为这两个孩子。如果你过了最后的界线，我立刻和你离婚。国元是个什么状况你比我清楚，我没必要替你支撑得那么辛苦。我拿了我的股份，趁还值几个钱的时候卖了，你就等着喝西北风吧！”赵舒元说得很缓慢，诅咒果然是不能用太激动的语调的，还是平静冷酷着说有威力。

梅国华果然沉默了，过了一会儿才干笑一声：“不就是一个孩子嘛。我这就和曼曼说。”

“曼曼？让她带着这几年在你身上捞的卖肉钱滚回老家当她的方小花。再让我看见她还在这城里，后果……你知道的。”

梅施端着果盘轻手轻脚地上楼，很理解爸爸为什么会变身为一个极端重男轻女的人，估计是被压迫狠了，形成了强烈的情绪反弹。谁都知道梅国华发家靠运气，守住这份家业却全凭精明的老婆。

梅国华为人油滑，最大的资本在于他善于钻营和编织关系网，赵舒元忍他这么多年，大概与他具备的这份挖门盗洞的天赋有关。梅施不止一次听见妈妈讥讽地说起：“如今做生意，还真需要像你爸这么不要脸的人。”看着爸爸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各种人物之间，或谄媚奉承，或信誓旦旦，或庄严肃穆，真觉得妈妈的话十分在理，这活儿一般人胜任不了。

刚进屋，手机突然响起来吓了梅施一跳，看来电是陌生号码，估计是打错了，她哪有半夜打电话来的朋友啊？犹犹豫豫地接起来，对方所处的环境很嘈杂，“是梅逸的姐姐吗？”口气也很蛮横。